

元旦随笔

李彤

时光荏苒,2020年的日历即将被历史的匣子封存,2021年的钟声即将敲响,钟声敲响的还有2020年的藩篱,和对新一年的希冀与对美好生活的企盼。

“元”,凡数之始称为“元”,指开始,是第一的意思;“旦”,象形字,上面的“日”代表太阳,下面的“一”代表地平线,即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,象征一日的开始。元旦是公历新年的开始,也是一年从轻松走向沉重,由单薄走向厚重的开始。

节日,在我看来就是对无限时间的一种短暂切割与心灵短暂休憩,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仪式感的体现。那些节日就是时间绳索上的一个个结,元旦的意义在于你重新拿起一根绳子思虑该如何开始打结了。它有一个规定动作就是放下旧事,重新开始。

想起有关元旦的一件轶事:记得上小学二、三年级的时候,那是冬天,我发烧住院,生病的特权,除了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,还可以有满足愿望的要求。于是乎“我要爸爸!”成了我生病时的口头禅,母亲只好去外面的公用电话亭传达我的诉求。

我等到的是什么呢?因为工期的缘故,父亲到元旦才能回家,可当时才刚穿上厚衣,才入冬。于是,病好了的我天天掰着手指算着元旦的到来,一天天真真是煎熬,有时我为了给自己希望,宁愿绕路回家,为得是晚一点接受失望。终于元旦到了,望着家门口到十字路口的距离,从日出至日落,我始终未见那个熟悉的面孔出现,此后,各种节日都变成了我希望的灯塔,五一、十一、元旦、春节……这些节日是爸爸在时间轴上给我指出他回家的时限,而他却因为现场忙,让这些我心中涌起团聚的星星之火一次次黯淡。

上班后的我,第一站在远在西部的新疆,直到2012年,我带着对新生命的期待又一次踏上了那片熟悉的“战场”。家人不放心一次次打电话催促早日回家,作为兰新铁路的建设者,一次次的现场封闭施工,一次次的计划提报,让我不得不坚守到最后的一次道岔更换。于是,电话里的下个月、下一周也变成了我的口头禅。

安心与家人度过每一个“节日”,对于所有工程人来说都是奢望,但是这一次次的舍弃是为了更多人的团圆,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天堑变通途,将穷山恶水改造为风光迤逦的风景,都靠着工程人的奉献与付出,这付出包括对节日的淡化,对家人的亏欠。

在工程人心里,的安慰大概永远会是:时光,浓淡相宜;人心,远近相安。

(作者单位:铁建公司)

儿女情长

王亮

初入江北之时,便是一年中闷热却又最潮湿的时节,项目部白杨树上的知了还在叫着,烦躁的盛夏时不时会有狂风骤起,忽而雨水如倾泻而下,也算是让我领略了江北一带的气候。

匆匆忙忙地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人生路途还在前进,却在岔路口选择了右拐。在初冬即来的时节,来到了江北酒乡,一个充满着酒香的地方。江北一带冬日的气温难推的可怕,没有关中故乡的燥热,是冬日的凛风中带着那种湿气的寒冷,吹到脸上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温柔。匆匆行走的人们不禁裹紧了衣物,仿佛害怕冷风带走什么东西一样。

窗外飘起了雪花,愈来愈大,狂风卷集着雪花在空中飞舞,仿佛每一朵雪花就是一个舞者,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独舞。倏忽间让我怀念故乡的冬天,故乡的雪花是带着柔情的,抑或是我偏心。故乡的雪花纷纷扬扬地,鹅毛般地从空中落下,落在地上仿佛能开出了花。一夜之间,就现北国风光,这个时候农家便是多闲的,暖暖地坐在农家的炕上,听一曲百转千回的秦腔,大西北的辽阔与明朗,天地间生途坎坷的迷茫尽在一折秦腔中。

离开故乡的土地也有一年有余,每站在江北的岸边,初冬的雾气缭绕,氤氲在整个湖面,湖面犹如仙境,总会给人平添一份神秘感。脑子里就会想起杜牧《泊秦淮》里面的那句“烟笼寒水月笼沙,夜泊秦淮近酒家”。江北的细腻,关中的豪爽,总是在无形形成对比,纵使江北风光旖旎,也难抵故乡黄土飞扬。

庚子年的第一场雪,来的突兀,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,亦有点故乡的味道,灯光与银装交映,会给这个城市增添几分宁静。来往的车辆却无情地打破这份安宁,也不能做无情,世上人都在奔忙,哪一个想背井离乡?哪一个不爱自己的故乡?我亦是,从千里之外的故乡别离,为了心中梦想到酒乡,来到这个初开的新项目,所有的一切都是开始,从生疏到熟练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我只信:苦心人,天不负!

雪越来越大,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,不知独在故乡的父亲怎样度过这悲欢聚散的凄惶日子?或许远在千里的父亲在感叹瑞雪兆丰年,寄希望于儿女在人生的旅途中远航顺遂,可他不知道儿女远航的线依旧在他手里握着。儿女也想厅堂之上椿萱并茂,一个把所有爱都给予子女的人,子女怎能忘却这份沉甸甸的爱。

远方的父母,莫要慌!因为,儿女情长!

(作者单位:三公司)

落雪念

蔡亚豪

清晨,依然是那熟悉而又调皮的闹铃声将我梦中唤醒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今早的被窝暖洋洋的,勾起了人的惬意。掀开窗帘的一角,映入眼帘的是那跳动在窗棂上的雪花。“洒空深巷静,积素广庭宽”,窗外静立的万物,已被那跳动的音符银装素裹,只有那铁轨周围泛出点点灰色,想必落雪是不甘寂寞,在它短暂的生命当中,乘着奔腾的列车,去欣赏那黄线独有的韵彩,去向前方人倾诉晋北此刻的妖娆。

急忙穿好衣服走到门外,并非像我想象的那般幽静,凛冽的寒风肆虐的席卷着雪花,不时将帽子吹掉,雪花吹打在脸上,针扎一样的疼痛感,让还有些许睡意的我打了个趔趄。将衣服紧了紧,两手交叉在腋下,一步一步地向车站走去。

来到候车室楼下时,站台已被助理清扫出一条道路,站长正忙着将草垫放在地上——铺开,让我豁然感觉,那就像是属于我们室外作业人员自己的“红毯”。助理穿着虽不华丽,却朴素厚实,持信号灯从身边走过,迎接一趟趟巨龙的车来。

火车驶过,带起一片落雪,咆哮着扑向外勤们,等他转过身才发现,帽子和衣服已落上一层白雪。走上前掏出一支烟递给助理,20岁青涩的脸庞已被冻得通红,眉毛上还残留着透亮的雪花,让我不由想起几年前自己初入小站时的样子,同样的场景,可能天气比现在稍寒冷些,那时,从没想过自己能熬过这么严寒的冬天,每次只要等列车通过小站后,我就会立刻跑到助理专用的小房间里,脱下鞋子坐在暖气旁哆嗦,有时甚至还会抱怨干嘛要背井离乡跑到这样的地方工作。回过头看,几年的磨练,虽少了当初的年少轻狂,但回想起那年的时光,仍是历历在目……

此时,助理的电台响起,列车又接近了,同时也将我从涣散的思绪中拉回。

“冷么?”我问助理。

“还行,习惯了。”

随后,我将少年身上的积雪拍掉,并看着他重新站在接车位置上等候列车的到来,我默默地转身,没有过多的话语。因为我不知道,铁路车务行业是在何种恶劣天气里,都永远傲然伫立在生产第一线,时刻保持运输的安全畅通更是我们的首要职责。就算大雪压弯了树枝,也永远压不垮我们誓保安全的信念。

回去的路上,看着被我们踩出两行深深脚印的雪地时,自豪感油然而生,铁路人就是这样兢兢业业的立足于自身岗位,我们通宵达旦的艰苦劳动下,换来的是一趟趟列车的安全开行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每一个昼夜交替,我们都牢记初心,不忘使命。

(作者单位:新运公司)



舞蹈《丰收的喜悦》

王利 摄

冬没有绿色,却富有洁白;洁白是冬的品格。那雪峰的巍峨,是冬的身躯;那雪原的广袤,是冬的胸怀;那皑皑的白雪覆盖的水河,是冬奔流不息的生命。

冬没有鲜花,却独有雪花,雪花是冬的精灵。那雪花飘飘洒洒,是冬的情话;那雪花纷纷扬扬,是冬的笑吟;那雪花碰撞碰撞,是冬童真般的欢欣。

没有严寒,北方便失去了沉静与雄浑;没有严寒,北方便失去了粗犷和严峻;没有严寒,便没有冰川的倩丽;没有严寒,便失去了腊梅的报春。

谁说冬只有了沉默,谁说冬没有燃烧,请看玉树红梅的欢笑;谁说冬只有凝冰,谁说冬没有妖娆,请看株株雪松的骄傲!

雪雕

岁月的无情,带走了沉甸甸的季节,冬天被挑在光秃秃的枝头在西北风中摇曳。

踏着怅惘,踏着犹豫,踏着残月跌落在小路上的凄凄,默默地,我寻找着,那首小诗的鲜明立意。

铅灰色的沉重飘盖着小街,被寒

薄暮时苍茫的旷野里,飘扬的枯草恍惚心中不定的欲念,强劲的寒风鞭打着青春逝去的肌体,满目荒凉中,一切都变得沉重而又深刻。

雪中,我是顽童,洁白里洒下缤纷的笑声;风中,我是行者,大地上跋涉追求的步履;冬阳下,我是老人,静默中抚平带血的伤痕。

今天,有雪有风有阳光,我是执着无悔的歌者。

相逢

此时此刻我们不要相逢。因为我

冬季恋歌

柳林

雪被下,你可以看到野草孕育着嫩绿;冰层下,你可听见河水荡漾的欢笑。我们幻想把真正的雪留下来,阳光让雪融化进了人们的记忆和美好人生。

冬的色彩

严寒里,北方人的生活火爆而富有色彩。啊,冬是一部新与旧、荣与枯、生与死的交响和变奏!

冬有风奏的欢歌——粗犷、豪放;冬有雪染的风采——美丽、纯洁。谁说冬不是有声有色!

冬有勇敢的结束,但这并非残酷,因为不结束就没有新的创造;冬更有伟大的开始,哪怕伴着痛楚,因为逝去的将走向新的成熟。谁说冬不是有胆有魄!

流裹瘦了的云,只出售苍白的哀怨,不上演行将结束的协奏曲,悲伤吞食了昨天的向往,泪花滚出月朦胧的伏笔,苍凉的天籁诉说着我的孤独,脚印叠起的诗行,留在了永不褪色的记忆……

思念刻画出灵动的雪雕,思念携带着飞翔的情绪,向着银河里流淌的故事,向着那千古永恒的主题漫天飞舞。

冬情

晨起时皑皑的白雪中,闪烁的雪光映衬眼中无尽的温情,悦耳的踏雪声伴着心中飞扬的旋律,一片纯白中,一切都变得单纯而又欢快。

午后冬日暖暖的阳光下,蜷曲在摇动的藤椅中,适时的冬阳融晒一段过往的情感,慵慵懒懒中,一切都变得无奈而又遥远。

一无所有。没有温暖,没有安慰,没有热烈的语言,没有激动的思想,没有追求使我们向往……

但愿我们相逢在绿色春天的田野上,我们可以尽情地播种,任意地采摘各种各样的鲜花。也许我们播种的是空空的种子。也许我们采摘的鲜花。很快就会枯黄,绿色的希望却吹动了我们心上的风帆,片刻的欢乐,也使我们感到慰藉。

当然,我们最好是相逢在金色的季节里。希望都变成了现实。我们心上的果园,果实累累。我们可以互相馈赠。那甜的,那苦的,那辣的,都可以使我们忘掉人世的一切辛酸和痛苦。

请记住,我们千万不要在寒冷的冬相逢,它曾经把我们的春天埋葬……

(作者单位:离退休工作部)

那些年的我们

罗东

过年因为手头上有些事情,加之媳妇觉得老家太冷,孩子又小,所以就没能回家过年。母亲打电话说“房子里就我和你爸,一点年味都没有,没人祭祖,没人放鞭炮,家里一点不热闹,你们不回来,把孩子给我带回来也行。”听完母亲的话,我才意识到路走着走着,就迷失了方向,我们这样年复一年的不断忙碌,渐渐的就传统丢了,也丢掉了那些年的我们。虽然故乡遥远,但到处都散发着飘荡在灵魂深处的馨香,留下我们儿时的记忆,年轻时的身影,重叠着我们难以忘却的记忆……

那些年的我们,是泥土和青草。在家乡的山野上,山野在晨曦中浓绿得发亮,隐隐的青山,一座挨着一座,连绵不断向远处延伸。门前的菜地,五颜六色,常常引来许多蝴蝶和蜜蜂飞舞盘旋。每天放学回到家后,第一件事就是拿上半块凉窝头,挎上菜篮子,一路边吃,边走向那片广袤无垠的山野。在山野里,沐浴着清风,欣赏着蓝天白云,呼吸着掺杂有泥土味道的青草气息,疯了一样追着野菜跑,现在回想起来,简直就是诗意;那时的水是甘冽的,饭菜是家香的,烟囪里飘出的是带着淡淡的草木香的缕缕炊烟。

那些年的我们,是童稚盈盈的笑声,琅琅的书声。一声声挪动课桌的声音,一个个敬礼的少先队员,一对对挤在一起琅琅的读书声。你听,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,有那么一股清脆而明朗的童音,每日都要如约响起,唱着,诵着,放学后我们坐在高高的草垛上,唱着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……”时而还伴有一阵清脆的铃声……课堂上,我们用激情澎湃的语言启迪自己的思维,贪婪地吮吸着春雨。操场上,我们的梦想随跑道一起飞翔,让禾苗在春风里茁壮成长,让鲜花在阳光下争相怒

放。遇到好的图书,我们的梦想随文字一起激荡,积淀起内在沉静的书香。那些童稚的笑脸,琅琅的书声,终究将我们带到了远方。那些年的我们,是桃红柳绿。花开了,开在房前,开在山崖上,开在高高田坎上,开在春风拂过的山岗上;还有那漫天飞舞的杨花柳絮,随着微风轻轻飘落,纷飞成一片片最美、最纯洁的梦。卷起裤管赤脚跑在山野里感觉泥土的凉爽,坐在田埂边,呼吸着青草的味道,感受着春天的气息,放眼望去,随处可见桃红柳绿。青青的禾苗贪婪地吮吸着春水,你若细细聆听,必然可以听见麦苗拔节的声音。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村口晒太阳,慵懒地打发着那些闲碎的光阴。他们微闭着眼睛,似乎在将岁月中那些温暖的记忆反复回味。孩子们一群你一拳我一伙地尽情游戏。乡亲们在地里忙着播种,耕者的吆喝,老牛的哞哞,细雨的呢喃,勾画着最初的轮廓。这轮廓间,动静交织,在岁月中若隐若现,清晰着关于一个年代的记忆。

那些年的我们,是一片化不开的绿。漫山遍野的碧绿,有杨树、槐树、杏树、桃树……数不清品种的树把我们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。林间常有鸟儿婉转的浅吟低唱,给这茂密繁盛的山林平添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。房前的小院也是绿意苍苍,许多人家栽种的梨树、苹果树、石榴树都挂满了果实,墙边种的丝瓜、扁豆、葫芦爬满了墙头,开着黄花、白花,玲珑剔透,煞是喜人。最有乐趣的是我们几个伙伴在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,趁家里大人不注意,从家里溜出来,脱光衣服,像泥鳅一样钻进绿荫遮蔽的水塘里学狗爬、扎猛子、打水仗、抓青蛙……趁着朦朦胧胧的夜色,我们偷偷溜进菜园里,偷摘黄瓜、西红柿,跑到学校后面的杏树下,一边分享着美味,一边听

着蛙声,多么质朴,多么温馨。多年以后的我们还是沉醉在那些年的蛙声梦里,迟迟不愿醒来!

那些年的我们,是年味。小年后,零星的爆竹夹杂着升空的钻天猴声,开始奏响节日的序曲。真是一天一个变化,二十三祭灶官,二十四扫房子……除夕夜,守岁的习俗永不变;先请“灶神”,再“祭祖宗”,最后是家里人吃团圆饭,虽然没有春晚依然乐此不疲。大年初一,搬着屁股作揖。大年初三,跟着爸妈去姥姥家、亲戚家做客,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拿着姥姥给的压岁钱,每家每户都准备了瓜子、花生和糖,我们开心地装在自己新衣服兜里。今年在异乡的除夕夜静悄悄,闻不到呛人的硝烟味,不见四处飘扬的鞭炮碎屑,看不到清澈天空,满天的繁星,留下的更多的是怀念。

那些年的我们,是那排排依山而建的老屋,有瓦房,有草房,有窑洞;是那一条条历经沧桑的巷子,是青石板路;是菜园井上的辘轳声;是河边,湾边敲打衣服的棒槌声;是嗡嗡的纺车声;是家家户户的推磨声;是磨坊里的推碾声;是铁匠铺里的打铁声,是正月里闹活报(社火)锣鼓的铿锵声,踩高跷、划旱船、赶毛驴、闹秧歌、舞狮子的欢声笑语。那可是中国老百姓的狂欢节,每逢过年闹活报尽显民俗民风……

那些年的我们,是游子心中这么远那么近的疼痛。而此情尽在那些年的我们的梦里,在游子的乡愁里,温暖而忧伤。那些年我们的所有都是来自甜味的,不管是浓是淡,是苦是甜,生活的五味杂陈,都蕴含在里面。无论在哪里,这份味道都不变。当我们走过许多红尘往事,开始怀旧的时候,任何的记忆翻涌出来都是一种感动。那些年我们已作为一种永恒的记忆,藏在了我内心最纯净的地方。

(作者单位:三公司)

筑路人美丽的梦

李东洋

把梦想狠狠踩在脚下,踩出一条宽阔坦途,让躁动不安的心披上黎明的朝霞,收敛起紧绷的神经,远远地放望过去会是何种体验?一个词形容——“踏实”!而这种感觉只有筑路人会拥有。

听说过“放梦想,成就未来”,可是,在筑路人的心里,梦想的实现还有另外一种形态,那就是一条条钢轨铺成的路。这条路成就的不只是筑路人的未来,也是行路人的未来。

当我们任意地行驶在宽广敞亮的马路上;当我们平稳地坐在高速奔驰的列车上;当我们穿越过狭长的隧道;当我们疾驰过壮丽的跨海大桥……我们可曾想到,是谁?方便了我们这些行人旅客?记得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最初两年,哈尔滨西站尚未开通,作为省会城市哈尔滨没有开往南方的高铁。后来,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,哈尔滨西站投入使用,哈大高铁开通运营,“冰城”哈尔滨迎来了自己的高铁时代。

那年冬天回家,我迫不及待地买了哈尔滨到北京的高铁,然后转车到郑州,回家的时间从二十多个小时缩短到十四个小时。我相信,在那个寒冷的冬天,享受高铁带来的便利的人不在少数,我和他们一样,感受到了飞翔的速度和春天的温暖。

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,在现代道路建设领域,我们起步较晚,差距较大,因此,建成密集发达的交通网络势在必行,这是涉及民生和国家战略的大事,需要我们付出比他人更多的精力和力量。2004年,国家制定通过了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》,在客运专线方面,提出了建设“四横”“四纵”和三个城际客运系统的规划方案,为筑路人指明了方向。

筑路人不仅指那些线路设计的工程师,也包括辛勤劳动在一线的道路工人,他们工作相通,梦想一致。

在线路未开通之前,天堑还是天堑,荒山还是荒山,荆棘从不会消失。可筑路人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一步一个脚印,用智慧和汗水畅通天堑,开辟荒山,斩断荆棘。他们要架梁,要铺轨,要拧紧每一颗螺丝钉,要焊牢每一处连接点;他们要打路基,要铺柏油,要填好每一方土,要压实每一寸路。就这样,他们斗酷暑,战严寒,在祖国的大江南北,用勤奋和汗水书写了一段又一段传奇。

道路的修建是千秋大计,人民的幸福更是如此。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,古老的话语依旧传递着永恒的道理。是啊,道路设施完善推动着经济的发展,经济发展了,人们的生活水平才有提高。如今,人们富裕起来了,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我们幸福生活辛勤劳动的筑路人,正是他们将一段段道路慢慢铺设,才有了今天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,才有了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,也因此才有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幸福感的攀升。

脚下的路夯实了,心中的梦也就夯实了。有人的梦高高在上,左右奔突,而筑路人的梦只在脚下,只在路上,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家。筑路的过程就是筑梦,筑梦的过程就是圆梦。每一个筑路人都习惯把梦想牢牢踩在脚下,就像土地接纳了飘落的种子一样,承载着包容和微笑,执着和汗水。

你要是问我,梦想可以看得见吗?我会告诉你,筑路人的梦想随处可见。它们在嫩绿的山坡上,在黝黑的隧道里,在陡峭的山脚拐弯处,在跨越大河的忙碌桥面上;在新疆,在西藏,在东北广袤的雪原,在南国富庶的城镇,在青藏铁路,在北京地铁,在还城市一片纯净的污水处理厂,在神州大地的每一条道路上。

有一天,无论你是开着私家车,还是乘坐着普通列车;无论你是坐在飞机上,还是坐在高铁里,抑或你仅仅是在街口悠闲徘徊,请你到处看一看,看一看那熟悉的风景,听一听那交口的称赞,一定会听到幸福的声音传来,为你歌唱,他们唱的就是筑路人的赞歌! (作者单位:二公司)